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

鲁迅

作品解读

夫的所有者在国家
横暴主义之方没有自由身
作强盗去凌八麻
要人神神神德花
何心何心未德花
何心如德花
不如何故了——由北去家

鲁迅



LIJIANG PUBLISHING
漓江出版社

钱理群 编著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

鲁迅

作品解读

钱理群
编著

漓江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解读/钱理群 编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407-7182-9

I. ①中… II. ①钱… III. ①鲁迅著作—教学研究—中学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1383 号

组 稿:郑纳新
责任编辑:吕解颐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0.25 字数:320千字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写在前面

这是一本为第一线老师提供专业服务的工具书；服务的提供者，是鲁迅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因此，这也是学术研究与基础教育的一次交流与对话，以图改变鲁迅研究界与当代语文教育界相互隔绝的状态。其实，大家都感觉到这样的隔膜所带来的损害：学术界苦于研究新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语文老师则为对鲁迅文本理解不到位，难以深入而苦恼，鲁迅作品教学也陷入原地踏步的困境。而要走出困境，最根本的，是要提高语文老师解读文本的能力，这不仅是提高鲁迅作品教学水平的关键，而且很可能是解决当下语文教育质量瓶颈问题的一个突破口。鲁迅研究者也正可以从“解读鲁迅文本”这一点上，找到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途径。这样的参与，应该是服务，而不是指导；就是说，在鲁迅作品教学中，将鲁迅资源转化为学生的精神和文学滋养，教师是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者只能提供一种理解，作为参考，而不能代替，更无权指挥老师的教学，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

为了服务得好，本书作了四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尽可能搜集了现行各种语文教材里选入的鲁迅作品，面比较宽，便于老师们选用；二是每一篇都提供本书作者自己的一种解读，展现探索性的新思考，以打开老师们的思路；三是每一篇都提供与文本相关的资料、各种不同的解读观点和思路，尽可能搜罗多方面的材料，以减少老师们查检之烦，以达到多元化的理解，并从中自由吸取与发挥，丰富教学内容；四是尽量搜寻相关作品的插图、美术作品，以供老师在形象化教学中采用。

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服务,做得再周到,也只能达到一个目的,即帮助老师们理解鲁迅作品。但收入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不仅是“阅读文本”,更是“教学文本”,这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应该加以区别的概念。因此,语文教师对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文本解读,是要有两道功夫的:首先,是作为一个作品的阅读者,要能够读懂文本,提高自己的赏析能力;其次,作为一个语文老师,还要教学生学习鲁迅作品,这就要求寻找到文本和学生生活与心灵的契合点;而且要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的要求,及学生的接受能力,恰当地确立讲授具体课文时的目的要求和教学内容(讲什么,不讲什么)与方法。因此,我们要训练的是两种能力:阅读文本的能力,教学文本的能力;前者是基础和前提,最后要落实到后者。本书着力点在前者,虽然也会提供一些“如何教学”的建议和思路;教学文本能力的提高,主要依靠老师们自己的教学实践。教师如果不能正确区分阅读文本与教学文本,把包括本书在内的教学参考书的内容,把自己阅读时的理解,不加处理、转换地搬到课堂,全部硬塞给学生,那就会适得其反。这是需要警惕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老师们的教学服务,其作用又是有限的:它不能代替老师完成从“阅读文本”到“教学文本”的转换。

最关键的,还是教师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比较理想的方式,是教师首先直接面对鲁迅的文本原文,在反复阅读,有了自己的初步见解(哪怕是零星的,不全面的)以后,再来看包括本书在内的教学参考书。这样,你就会对书中提出的观点、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断:哪些对你有启发,可以借鉴与发挥;哪些是你不能接受的;哪些是没有涉及,可以作新的探索的,等等。再回过头去读文本,你就会形成自己的一种理解。然后再转化为教学。而且要在对一篇文本的反复阅读、教学中,形成教师的个性化解读及教学方式。同时又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开拓。而语文教师的这些个性化解读与新的发现,本身是可以成为对鲁迅研究的新的贡献的。我始终坚信两条:一是鲁迅作品是常读常新的,它的阐释空间是不小的;二是鲁迅是属于大家的,应该把阐释权交给每一个读者(包括语文教师和学生在内),而不能由少数专家所垄断。如果我在本书中提供的分析,能够引发出各位老师自己和学生的创造性解读与教学,我写书的目的就真正达到了。

最后,还要说一点:鲁迅作品的博大精深,决定了即使在文本阅读层面

上,真正读懂它,也是不容易的,绝不是读读本书这样的参考书,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动员你的全部知识储备、思维、想象能力和精神的力量去读。因此,要真正升堂入室,需要更广泛的阅读和汲取,更丰厚的精神能量的积累;反过来,阅读与教学鲁迅作品,也是教师提升自己的人文精神和语文素养的最佳途径。

2013年6月22日

目 录

1 写在前面

1 故乡

1 《故乡》:心灵的诗

4 参考资料

17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7 如何读与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0 参考资料

41 阿长与《山海经》

41 怎样读和教《阿长与〈山海经〉》

47 《阿长与〈山海经〉》的朗读

53 参考资料

59 风筝

59 对比阅读:从《我的兄弟》到《风筝》

67 参考资料

76 雪

76 《雪》的想象

78 参考资料

82 社戏

82 读一读《社戏》的全文

88 在朗读中感悟《社戏》和《我的第一个师父》的语言魅力

95 参考资料

99 藤野先生

99 《藤野先生》：鲁迅如何写老师

106 参考资料

114 孔乙己

114 《孔乙己》叙述者的选择

119 参考资料

128 祝福

128 《祝福》：“我”的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

132 祥林嫂最大的不幸是什么？

135 参考资料

152 药

152 《药》为什么让我们感到恐惧？

159 对《药》的结尾的一点理解

160 参考资料

165 阿Q正传

165 说不尽的阿 Q

170 参考资料

178 铸剑

178 鲁迅的另一类小说——读《铸剑》

188 参考资料

193 记念刘和珍君

193 《记念刘和珍君》导读

194 由文字到电影场景的转换——《记念刘和珍君》的另一种读法

198 在比较中阅读《记念刘和珍君》

203 参考资料

219 忆韦素园君

219 《忆韦素园君》：鲁迅喜欢什么样的青年

226 《忆韦素园君》导读

227 参考资料

230 范爱农

230 “白眼看鸡虫”：鲁迅笔下的“畸人”范爱农

237 《范爱农》导读

238 参考资料

243 论睁了眼看

243 “走出瞒和骗的大泽”——读《论睁了眼看》

246 鉴赏就是不断发现——读鲁迅：《论睁了眼看》

249 灯下漫笔

249 “掀掉这人肉的筵席”——读《灯下漫笔》

258 参考资料

- 259 **春末闲谈**
259 漫说《春末闲谈》
- 263 **拿来主义**
263 怎样读《拿来主义》
266 参考资料
- 277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77 如何读《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80 参考资料
- 282 附录 和中学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
303 后记

故 乡

《故乡》：心灵的诗

故乡里分明有两个故事：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与“我”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以往的阅读偏重于注重闰土的命运及其意义，其实，作者的着力点是在对“我”的精神历程的审视，对闰土的观照是包孕其内的。《故乡》更是一首心灵的诗。

今天的研究者往往把鲁迅的《故乡》与他的另几篇小说，如《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归为一类，因为它们共有一个“离去——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即所谓“归乡”模式。但《故乡》里“自己的故事”确实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说起的，作者显然采用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心灵）历程的第一“旅程”——“离去”推到了后景，成为仍然影响、制约着正在进行的人生（心灵）历程的不可忽视的心理背景。这样，“我自己的故事”就包含着“我过去的故事”与“我现在的故事”这两个部分；前者是作者正面描写的，后者则是通过某些提示虚写的，需要读者在接受（阅读）时通过自己的体验、理解与想象，将作者零星的提示加以扩充与完整。例如，在小说开头即提到故乡“聚族而居的老屋”，以及自己“在谋食的异地”，小说结尾处，又谈到“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读者可以据此而想象，“我”（以及与之有着很大重合的“作者”）正是这样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或因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抛弃，走投无路；或为“欧风美雨”所带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所吸引；或为“人”生来俱有的对于“未知世界”的神往，“飞”向“远方”的“梦”（欲念）

所驱使,纷纷“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因此,当“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离乡”而“去”,奔向现代化都市时,他们实际上是实现了某种精神上的蜕变,即在价值上告别了“故乡”以及与之相联的一整套童年生活经验,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但是,现代都市(特别是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却没有提供他们理想(梦幻)中的精神乐园,如作品所提示,“我”依然为生活“辛苦展转”,并无以摆脱孤独、寂寞等精神痛苦,于是,又为作为“人”的本性的“归根、恋土”情绪所蛊惑,开始做起“怀乡”梦来——这就是小说开头所说“二十年来时时记得”“故乡”的意思。因此,“我”此番归来,固然是“专为了别他而来”,但确又有“寻梦”的意义。既是“寻梦”,“我所记得的故乡”,那幅“神异的图画”里的“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以及“其间”那勇敢、机灵、健康、活泼、“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的小英雄,甚至“我”与闰土间毫无隔阂的关系,都是心象世界中的幻景,而非“此岸”的现实——不仅不是“现在的现实”,而且也不是(不全是)“过去的现实”(至少是被纯化、理想化了的)。但是,当“我”还沉浸于“怀乡”梦时,是不可能将“幻景”与“现实”区分开的——小说开头忽而惊呼“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忽而又承认“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这固然反映了处于“幻景”与“现实”之间的恍惚,但“我”最终还是肯定了那幅“神奇的图画”,表示“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而且,由于前述从“离乡”到“作怀乡梦”这一段精神历程,在小说里仅仅作为背景“虚”悬于“回乡”的“实”写背后,因此,在读者的心目中,“幻景”与“现实”也是混沌一片的。因此,“我现在的故事”即“回乡的故事”不仅自始至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互相剥离的过程,是一个“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代替了那想象中理想的“神奇的图画”的过程,是“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到最后“模糊”的过程。在这里,“现实闰土的故事”(以及“现实杨二嫂的故事”)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闰土一声“老爷”,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终于从“幻觉”的世界回到了“现实”,并进而感到了被“隔成孤身”的“气闷”与“悲哀”,这是一种因“希望”的破灭而格外加重的深刻的精神痛苦。当“我”

宣布“所谓希望”不过是“自己手制的偶像”，比之闰土们的菩萨崇拜更为“茫远”时，就达到了“绝望”的极致。“我”终于重新肯定对故乡的价值否定，再度离去，从而完成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生循环（在小说的外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始于蓬船，终于蓬船”的一个“圆圈”）；与此相应的，是一个从希望（第一次离去时）到绝望（第一次离去后），再从希望（小说开头“归来”时）到绝望（再一次离去时）的心理过程。



鲁迅作品《故乡》，司徒乔绘画

但“绝望”却并非“我”的心灵历程的结束：鲁迅在发现“希望”为“虚妄”以后，又发现了“绝望”的“虚妄”，正是所谓“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因此，在《故乡》里，“幻景”与“现实（过去的事实）”的分离，并不意味着“理想”本身的失落。在写作《故乡》的五四时期，鲁迅强调，真正的“革新的破坏者”“内心有理想的光”（《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样，在小说的结尾，我的眼前再一次“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这幅“神异的图画”在“模糊”以后再度清晰呈现，自有着别一种意义：它已不再和此岸的“过去的事实”相纠结，不具有变成“现实”的任何可能性，因而不成为人们的“精神避风港”，它仅仅高悬于彼岸世界，作为“理想”（“希望”）的象征照亮了此岸世界，使人们对“现实”产生不满，进而激发出变革“现实”的热情与努力——这就是小说结尾处所说的“走路”：这是在一个日益接近，而又永远达不到的“理想”目标激励下的不断的前进运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实现在这“走”（不断的运动）的过程中，“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有了这样的认识（与发现）以后，“我”（“回乡”的知识者）的最后“离去”，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绝望，而且包含着绝望后（或者说是为绝望所逼出的）新的奋起，新的探索行动（“走”），或者说是对于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抗战，重新响彻起“绝望”中的“希望”的旋律，从



鲁迅作品《故乡》，韩和平绘画

而完成了“希望——绝望——希望”的心理循环(“圆圈”)。我们由此而发现了鲁迅《故乡》(以及其他类似小说)在小说结构上的一种苦心设置与追求——不论情节发展,还是情感、心理上的推演,都有一个“顶点”:在《故乡》里就是少年闰土“小英雄”形象的“模糊”(消亡)与“我”在情感、心理上的“绝望”;在推至消亡与绝望的“顶点”之后,又反激出一种“死(消亡)”后之“生”,“绝望”后的反抗(挑战),然后戛然而止,这当然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它内蕴着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和生命体验,是十分明显的。

【参考资料】

一 周作人谈《故乡》的原型

《故乡》是一篇小说,读者自应去当作小说看,不管它里面有多少事实。我们别一方面从里面举出事实来,一则可以看著者怎样使用材料,一则也略作说明,是一种注释的性质。还有一层,读者虽然不把小说当作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些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德国文豪歌德写有自叙传,题名曰《诗与真实》,说得正好,表示里边含有这两类性质的东西。两者截然分开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实而有点诗化了,读去是很好的文章,当作传记资料去用时又有些出入,要经过点琢磨

才能够适合的嵌上去。这篇小说的基干是从故乡搬家北来的这一件事,在一九一九年冬天,于十二月一日离北京,二十九日回京,详细路程当查《鲁迅日记》,今可不赘。但事实便至此为止,此外多有些诗化的分子,如叙到了家门口时的情形,看见“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这样写是很好,但实际上南方屋瓦只是虚叠着,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裂缝中容得野草生根,那边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干萎了,不会像莎草类那么的有断茎矗立着的。话虽如此,若是这里说望见瓦楞上倒着些干萎的瓦松,文字的效力便要差了不少了。

——摘自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搬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闰土本名章运水,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那里是海边,他种着沙地,却是个手艺人,能制竹器……

——摘自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两个故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在庚子(一九〇〇年)正月,初七日日记下云,“午后至江桥,运水往陶二峰处测字,余等同往观之,皆谰语可噓。”测的不知是什么字,但谰语有些却还记得,有混沌乾坤,阴阳搭碇等句子,末了则厉声曰:勿可着鬼那么的着!闰土乃垂头丧气而出。鲁迅便很嘲笑他,说他瘟了,学陶二峰的话来说他,使得他很窘。过了几年之后,庆叔显得衰老忧郁,听鲁老太太说,才知道他家境不好,闰土结婚后与村中一个寡妇要好,终于闹到离婚,章家当然要花了些钱。在闰土不满意于包办的婚姻,可能是有理由的,但海边农家经过这一个风波,损失不小,难怪庆叔大受打击了。后来推想起来,陶二峰测字那时候大概正闹着那问题,测字人看出他的神情,便那么的训斥了一顿,在这里也正可以看到占卜者的机警与江湖诀了。

——摘自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闰土父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豆腐西施的名称原是事出有因,杨二嫂这人当然只是小说化的人

物。乡下人听故事看戏文,记住了貂蝉的名字,以为她一定是很“刁”的女人,所以用作骂人的名称,又不知从哪里听说古时有个西施(绍兴戏里不记得出现过她),便拿来形容美人,其实是爱美的人,因为这里边很有些讽刺的分子。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个名号,至于实在的人物已经不详,杨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顶替着这浑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

——摘自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豆腐西施》,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二 叶圣陶编写的阅读“提示举隅”

(1)上半篇,作者在回忆往事之中,叙写了幼年的闰土,以及自己和闰土的交情。

(2)描写杨二嫂,从她的声音、外貌、对话下手,都非常具体;所以能使读者如见其人,并且如见其心。

(3)下半篇出现了现在的闰土。现在的闰土不是以前的闰土了,他们的处境和意识使他和作者远离。

(4)“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用这样简练的话来描写一个受压迫的乡农,胜过千言万语。

(5)作者和闰土在少年时代是一气的,可现在远离了;宏儿和水生现在是一气的,到将来又怎么样呢?从这里作者引起了希望:希望他们永远一气,希望他们有新的生活。

(6)末了两句话什么意思?

——摘自叶圣陶等编《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收《叶圣陶教育文集》第4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三 在异国课堂里的《故乡》

——以新加坡与日本为例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两种语文；对华族学生来说，他们必须学习英文与华文。在特选的中学课程中有以学习华语为目标的“高级华文”课。二年级教材选有鲁迅《风筝》，三、四年级有《孔乙己》，有的高中教材则选有《祝福》和《阿Q正传》。2000年度中华文学试卷中还有这样的考题：“《孔乙己》这篇小说中提到，‘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试举出两个例子说明孔乙己如何使人快活？（5分）并进一步分析这句话的意义。（5分）”

高级华文课的前一代的课本编选过从《故乡》删节过来的《闰土》。有趣的是，原来在《故乡》的世界里成为一个精彩的插曲的杨二嫂，在《闰土》的情节中却不出现。因此在船上的“我”和母亲的会话也没有了。最后的有关“路”的含有哲学性的解释也被删去了。在“思考与讨论”里，提出了三个问题：1. 在作者的印象中，少年的闰土是怎样的？2. 二十多年后的作者为什么觉得和闰土之间已经隔着一堵厚墙呢？3. 作者对于自己和闰土的后辈，抱有什么希望？

新加坡的高中华文（主修）课的课程也读《故乡》，而且是原文。在人物分析里，将杨二嫂定为“快嘴利舌，尖酸泼辣”的“泼妇”。在“艺术特色”里有这样的分析：“《故乡》明确写到的人物有六个，但作者很少让他们聚在一起。写闰土，杨二嫂不在；杨二嫂出场作令人厌恶的表演，只有‘我’和母亲在。这种处理方法，合乎生活的实情，又可使读者的注意力比较集中，而且使作品保持一个基调：舒缓的、亲切的抒情。杨二嫂和闰土并无关系，与‘我’一家在思想品质性格上也合不来，她一出现，立即破坏了平静和谐的气氛。如果杨二嫂始终在场，‘我’、闰土、母亲之间那亲切、真挚的情感交流（虽然也不免有隔膜之处）就难以实现，而作品给人的亲切感也会逸去。但杨二嫂这个人物在《故乡》中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她的出现，表明故乡有各种各样的人，隔膜也是各种各样的。有闰土与‘我’的隔膜，又有杨二嫂与‘我’的隔膜。作者对闰土是深